

憶說張大千

●江應龍

黑猿轉世取名張爰

張大千四川內江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元一八九九年）夏曆四月初一日，本名爰，字季爰。大千自己說他的老師曾農髯（熙）替他取名「張爰」（猿），後來省去犬旁作「爰」。大千為曾農髯所書泰山金剛經墨跡題辭署名「張爰」，以示尊敬老師，並紀念其師為其命名。另有一說云：大千乃黑猴轉世，故名為猿。出家為僧時法號大千。

大千的父親諱懷忠，母親諱友貞，昆弟十人，大千行八。母親、大姐、二哥哥子皆善畫，善以畫虎馳名於世。這就是所謂「家學淵源」吧！大千七歲啟蒙就學，九歲姊姊瓊枝教他學畫，十二歲就能畫山水、人物、花卉，以畫賣錢。十五歲赴重慶就讀於求精中學，習詩古文辭，已具有相當的根柢。十八歲偕二哥哥子赴日留學，習染織藝術。由於民族自尊心強烈，不說日語。民國十年二十三歲返國至上海，師事曾農髯，旋奉母命回里與曾夫人結褵，返滬後又拜清道人李瑞清為師，學習書法。並與上海名士交遊。從此潛心繪事，致力於清初四僧石濤、八大、石谿、漸江

，而上窺董、巨，旁獵倪、黃，藝事屢屐與古人爭衡。二十五歲以秋英會一舉成名。民國二十五年任國立中央大學國畫教授。二十六年夏度假北平，值七七事變，抗戰爆發，被日寇軟禁。明年脫險入蜀。民國三十八年避赤禍攜家居香港，三十九年赴印度，居大吉嶺觀阿詹塔壁畫三個月，研究印度壁畫與敦煌壁畫之關係，認為並不同源。四十一年舉家遷南美阿根廷，四十二年遊巴西，在聖保羅開建極具中國園林風貌之「八德園」。四十五年遊羅馬、巴黎，先後分展近作與敦煌壁畫摹本於巴黎羅浮、東方兩博物館，賽魯斯基博物院，訪畢加索於尼斯港之別墅，相談甚歡。西報稱為「中西藝術史上值得紀念之年代」，又稱為「藝術上之高峯會」。五十九年巴西政府擬收回八德園土地，遂攜眷赴美，卜居西岸，始寓曰「可以居」，繼寓曰「環筆盒」，盒位於舊金山附近之佳美城，風景優美，遍植奇石異石，同樣是中國園林的風格。六十五年回國定居，暫寓仁愛路雲河大廈六樓。擇地於台北市郊之外雙溪，築摩耶精舍，六十七年工成遷入。七十一年蔣總統經國贈以中正勳章。七十歲後，以患糖尿病，失一目，然作畫仍如壯年時。七十二年三月八

日，感心臟不適，入榮民總醫院，十二日晚九時漸入昏迷狀態，延至四月二日八時十五分與世長辭。繼配徐雯波女士，從大千旅遊家居，飲食作息，奉事殷勤周至。子九人，女七人，孫多人。

敦煌臨摹佛像藝術

民國三十年，大千四十三歲，赴甘肅敦煌藝術寶庫，遠涉流沙，歷盡艱辛，留居石室，歷時兩年又六月，居處荒野，生活的艱困，可想而知。並有門人子侄隨行，大千將石洞編號臨摹，得三百零九窟，太高的地方，便搭架仰臥其上，一手拿蠟燭，一手描摹，共成畫兩百多幅。大千的繪事，因此大為進步，也就奠定了他為世界大藝術家基礎；而敦煌佛像藝術，也得以揚名於世界。

後來大千在成都舉行記者招待會（好像是三十二年冬或三十三年初）報告相當詳盡。大概是說敦煌壁畫，上起北魏，下迄唐宋，佛經人像，裝飾圖案，無不具備，有唐一代，作品尤多。欲考唐代衣冠，壁畫乃最好的材料。臨摹諸作，是先以紙張套繪，再拓於曾經粉刷之絹布，然後勾勒設色，盡得神似。畫幅大的方廣二丈，小的也

有四五尺，通常是一丈多（以市尺為標準）。助手是門人蕭建初、劉力上，子侄心德、心智及僱用的番僧昂吉、三知、格囊、曉悟、且囊、杜吉、靈蹇諸人，大千並作目錄自序，有後面的話：

石室壁畫，簡冊所不載，往哲所未聞。千堵丹青，闡光莫耀。靈從訝問，頽波愈騰，感衰之理，吁其極矣！今者何幸，遍睹所遺。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綿歷千禩，傑構紛如。實六法之神臬，先民之架。原其颯流，固堪略論：兩魏疎冷，林野氣多。隋風絕厚，窺奧漸啓。馴至有唐一代，則磅礴萬物，洋洋乎集大成矣！五代宋初，躡步晚唐，迹漸燕近。亦世爭之多故，人材之有窮也。西夏諸作，雖刻劃板鈍，頗不屑踏陳迹，然以較魏、唐，則勢在強弩。吾國二千年來畫苑藝林，瑰璋奇寶，得稍流布於人間，而欲知宗流派別之正者，亦屹然當有所歸。

從這段文字足見大千繪畫理論的精湛。發前人所未發。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撫作四十五幀，假成都豫康大樓展出，參觀者戶限為穿。這年夏天，教育部在重慶為大千舉行展覽會，轟動了整個山城。莫不訝其雄奇瑰麗。大千的普通作品，標價比別人的作品為高；這些敦煌作品，就是癡愛的人，也不敢問津。有人問大千：「假使教育部願意商購全部敦

煌作品，建館陳列，您是否願意割愛？」大千毫不猶豫的說：「假如如教育部建館陳列，我將無條件的全部奉贈。」本來嘛！這樣的巨構，這樣的精品，私人收藏，也不甚相宜。如果政府能建館陳列，以供眾覽，豈非中國有兩個敦煌嗎？大千以兩年半的時間，遡跡絕域，所有臨摹，一依原畫尺寸，色澤一新，並詳為考證，耗資無算，以供世人之欣賞，實在是藝壇的盛事。對於發揚傳統文化之貢獻，實在太大了！現在這些作品，已悉數捐給國家。大千的心願，終於達成，這應該是他最快樂的一件事。

畫不值錢想要改行

先是民國二十七年秋天，大千從香港回川前夕，替他的朋友畫了一幅「入蜀圖」，在畫上題了下面的幾句話：

戊寅閏七月，寫贈筱丹世兄，時同客香港。明日余亦將發桂林歸蜀矣！他日將相期於劍閣青城間，出此圖共說，一大笑也。

其後他們果然在四川重晤。抗戰勝利後，大千又兩次遊香港。

民國三十五年冬，大千到上海。有些刊物登出了許多捕風捉影的新聞，有的說，大千畫幾十張老虎；有的說，他帶了兩三個太太；有的說，他生活很困苦。其實這些話都是無中生有，是根本不認識大千的人說的話。大千從不畫老虎，畫老虎的是他的二哥善子，善子已於民國二十九年

逝世。這次大千到滬只是一個人，家眷還在成都。大千雖不留意金錢，但生活也不致捉襟見肘。這次在上海，與吳湖帆、謝稚柳、許士騏諸人詩酒留連，縱談甚樂。大千說物價狂漲，一幅畫的收入，不够一桌酒席的開支，打算改業廚師，一顯身手。朋友們說要為他策劃，在上海開一家敦煌飯店，出售「佛腳冰淇淋」。因為敦煌石窟，佛像脚下奇寒，滴水成冰。大千喜吃冰淇淋，一次吃四、五杯，所以朋友和他開玩笑。朋友們又說他在民國十幾年已于思于思，這時手采如昔，黑髮長鬚，是一個假老頭，許士騏送了他一首詩：

萬里邊陲賦壯遊，河山偉麗畫中收。

經年圖壁敦煌窟，重到江南未白頭。

大千先後在上海有兩次展覽，一次在抗戰前，展覽地點在新亞酒店；一次在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地點在中國畫苑。山水人物花鳥，共八十餘幅。抗戰前那一次，大千與其二兄善子寓居蘇州網獅園，善子蓄一乳虎，愛而為其寫生，遂以「虎癡」名。民國二十五年國慶，上海大公報國慶特刊封面的金碧山水，及該報賀張季鸞誕辰之作，都是大千昆仲的精品。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中國畫苑的這次畫展，他的朋友謝稚柳，為文介紹，節錄如下：

二十年前，初聞蜀人張大千，美濃髯，強飲食，縱談笑。其畫為石濤、雪箇、浙江、髡殘、豪邁奔逸，才藻新奇。後於白門得相會合，當時戲為小詩：



①名媛淑女聽張大千擺龍門陣時的親熱鏡頭。

②張大千偕夫人(二排右三、右五)與菊壇名伶合影。二排左起：高蕙蘭、徐露、章遏雲，二排右二白玉薇、前排左一楊蓮英、左二張安平、前排右二崔富芝。



大千談笑如芳酒，雨雪相逢白下門。
底事挑根成小別，孤衾無夢也銷魂。
往事回首，又十餘年矣！

大千好遨遊，多畜法書寶繪，奇氣磅礴，下筆如風雨，使人意奪神迷。聞嘗與人論東坡才情，每歎大千與之相合。倪雲林贈王蒙詩有云：「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蓋自東坡迄今，且八百年矣，時人每以為知音，非徒阿好溢美。

大千自寇陷南北，還歸蜀中，復遊敦煌，觀於石室上有隋、唐之蹟，臨摹殆遍；乃盡變其所學，並其所收明清人手蹟，亦棄去無所惜。今日大千之畫，人物宗唐法，以為唐人能傳神寫真，雍容溫穆，氣息特妙。聞嘗見其作時下裝，則自言今之服飾，非如往古之有定式，朝興暮改，妍媸隨之，殆不可為。於山水，宗董、巨，尚氣韻，董、巨得山林之情趣，窮筆墨之變幻。昔朱彊村論樂章詞，謂其大董、巨之筆，正復此理。故其所作，以董、巨為芳草，苑江山之佳麗，汲古脩綆，發為鴻裁。於花鳥，尚鈎勒，宗宋人，宋人擅寫生，守神理，蓋畫雖多門，其理一也。（下略）

鄧午昌也曾寫了一篇評介的文章，節錄如下

（前略）大千八兄抱邁古之志，稟絕

世之才，不屑隨俗好惡，初以時人目為奇悟之八大石濤法，發揚光大，振盪近世畫壇，於陳腐頹廢之風習中，別開生面。繼乃集取唐宋元明諸大家法，以寫其遊蹤所至之自然景物。奇麗雄健，以見我法。近復自絹素以外追尋畫源，畫數年辛勞，走窮邊荒漠，搜摹敦煌諸窟壁畫，凡六朝隋唐畫人之取材、構圖、用筆、設色諸法，熟於手，得於心，法於古，新於今，故其所作，益復瑰麗高古。大千自謂「坐六朝之庠廡，入隋唐之堂奧。」有此抱負，具此魄力，到此工夫，數百年來恐無第二人，位諸古大家之列，真無多讓。（後略）

看看這兩篇節錄的短文，大千的畫風、畫品，以及對於繪畫的見解，都可見一斑了。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大千再從成都到上海，他展示給朋友的畫，有江堤晚景等畫幅，轟動一時。

先是民國三十五年冬天，大千花去五十條金子，購入董北苑的「江堤晚景」畫幅，宋人作品見於著錄，「宣和書譜」中所記董源的畫只有七十八張，「江堤晚景圖」是其中的精品之一。大千當時購入，曾經稱傳藝壇，說是打破了巨款購畫的記錄。大千曾以兩個月的時間，照樣臨撫一幀，真是筆底有神，使人驚心動魄，不知那一幅是眞本，那一幅是臨本。套一句古人的話說：「

可亂楮葉。」米襄陽評董畫有云：

董源平淡天真，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莫與比也。峯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原來我國的山水畫到了北苑，才接近自然實景，和西洋畫的風景寫生殊途同歸。小樹常用點畫成，墨勢淋漓，米家手法，全由此而來。大千深得個中奧秘，故此幅應為生平傑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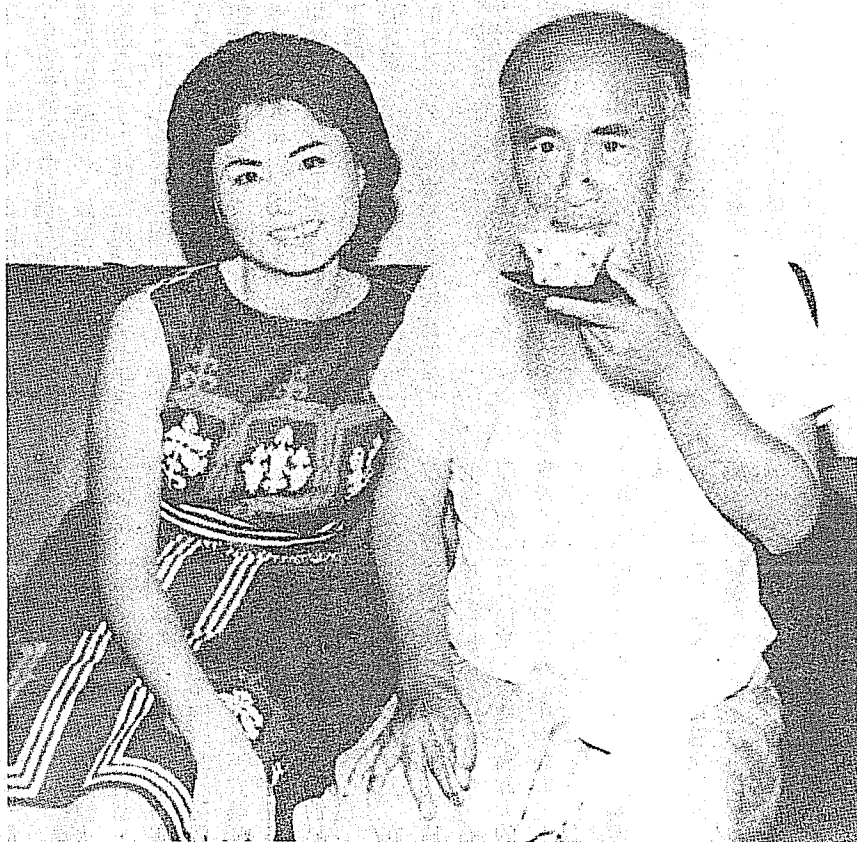
唐宮按樂圖，設色構圖，都費無數心思，突破以前一般畫家常例。畫也是宮殿的一角，有類攝影取景的特寫，而人物的描繪，尤為特異。如果不留心，只見四五人而已；如細心觀察，則可發現畫中人有八個，原來其中有僅露半臉的、有露著一裙的、有只見一腳的，這種構圖，在西洋畫或美術攝影中間有發現，而在國畫的仕女中，則為創舉了。這幅畫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左右兩旁，畫有五彩圖案，此圖案的樣式，分明是從敦煌壁畫裏移植過來。絢爛華麗的色彩，更加襯托整張畫幅的調和美。這種嘗試，大千是開創國畫的新紀元，值得大家加以注意。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這次也展示了幾幅臨摹敦煌圖，如莫高窟第二十六窟五代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夫人迴鶻國天公主隴西李西供養像，一百五十一窟盛唐近事女像，同窟比丘尼像，榆林窟十九窟大勢至菩薩，二百四十五窟北魏薩埵王子捨身飼虎圖。雖然只有此六張，但管鼎一鱗，也

① 民52年張大千在巴西與前往探親的長女張心瑞合影。

② 張大千在敦煌莫高窟住地門前餵養雁子。

①



②



可例其餘了。唐人畫，在今日已不易看到。何況是北魏的？所以這張北魏的餽虎圖，讓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畫風的實際情況。盛唐近事女像，高七尺六寸，寬四尺三寸，此窟在民國前四十七年庚子四月七日，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處，大千遊敦煌時，道士向他敘述發現的經過，這是一段歷史的因緣。畫中樹枝上掛著的袋子，和現在流行的新式女用手袋，十分相像。圖中人所拿的手杖，和現在通用的手杖相同。頭髮捲式歷久如新。這是大家看了都感到很有興味的。加以這些壁畫都是出於全能畫家之手，他的用筆、用墨、敷色，自然有他的特殊技巧，這也是大家都公認的。

繪畫理論超越前人

大千生長在山水雄奇的四川，孕育著靈秀之氣，給大千很大的影響。他富於藝術的天縱才思，又加以不斷的努力。大風堂裏，珍藏歷代名畫千餘件。縱覽百家，不拘一體一格，和那一派，都下過一番苦功，尤其是畫得石濤、八大、石谿、漸江、冬心、新羅各家的奧秘。融會貫通，攝取古人的精華，去掉他們的糟粕。一筆一畫，無不意在筆先，神與古會。用筆縱橫，渾厚蒼潤的氣韻，鎔合南北宗於一爐，自成蹊徑。沒有一點拘牽的跡象。近幾十年來，遊歷國內外名山大川，遊蹤所至，便在那些窮山荒谷的斷崖絕壁，古剎長松的地方，領略風雨晴晦的真趣，擷取大自然的景象，來做畫材。如石濤所說的「搜盡奇峯打草蕘」。所以他的畫無不匠心獨運，以造化為師，來寫他胸中的宇宙境界，又如憚南田「臥香

館書跋」所說「一草一樹，一邱一壑，皆靈想所獨闢」了。

大千臨摹古畫的功夫，真是爐火純青，所臨的青藤、白陽、石濤、八大、石谿、老蓮、冬心、新羅各家，確能亂真。尤其是仿作石濤，最負盛名，不特畫的筆墨神韻，和石濤真跡一樣，題字圖章，印泥紙質，也作得天衣無縫，十分逼真。但是他當作是遊戲的工作，在好友前絕沒有一點隱諱，他所作的石濤業已散遍世界，顛倒國內外的鑑藏家。

等到他萬里長征，到敦煌去，在中外藝術交流的總匯，潛心繪畫幾年，他的畫風便有了很大的轉變，他的作風由石濤、八大、石谿、老蓮，而轉到六朝五代來，這種崇高偉大的創作，真是宣威沙漠，馳譽丹青。在中國畫史上大千之外，找不到第二人，因為兼備他的天才、思想、志願、能力與堅毅精神各種條件的人，實在無法求得。

大千曾經說過，國畫諸家技法，也是日新月異，只要修養有成，就是汽車洋房，鬚髮女子，無一不可畫，不一定非要古裝不可，這些話證明大千一點也不守舊，具有創新的精神。

文采風流手揮五絃

大千天姿奇逸，聰慧絕倫，不特能畫、能書，而且能詩、能詞、能文、能刻圖章，真是多才多藝。生平好揮霍，心所好的，千金一擲無吝色。有時身邊連一文錢也沒有存貯，但是遇着名畫，雖售價奇昂，也必先行留下，再行設法籌措交

易。因之他的名畫，富而且精。估客因他精於鑑別，而又豪爽能出高價，得着名蹟精品，一定先送他欣賞，請他購置。大風堂所藏精品較多。也由此而來。大千於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日逝世後，因為他的遺命，他的家人已悉數捐贈給故宮博物院，捐贈目錄還懸在摩耶精舍的壁間。

大千對於飲食，特別精研，最推重川粵菜，精於烹飪。每逢佳賓蒞止，常常跑入廚房親自做菜奉客。江翊雲題大千繪趙堯生詩卷第二首云：

海內張髯有威名，敦煌歸後筆尤橫；
難忘聽雨瀟瀟夜，出網江鱗手自烹。

便是紀實的詩。大千故居摩耶精舍的餐廳，牆上還掛著一幅「賓筵食帖」，便是民國七十年（辛酉）宴請張羣諸位友好的菜單，看了使人垂涎欲滴。

摩耶精舍餐廳之後接著廚房，廚房外通後園，築一亭子專供烤肉，名叫「考亭」。（「考亭」本是朱熹的號。）烤肉的爐灶還陳列在那裏。另一個地方還有許多專供作四川泡菜的缸子，大千對於飲食的考究，是「至老彌篤」的。

他好吃冰淇淋，一年四季，任何時候，一次都可以吃好幾杯。在民國二十幾年的時候，僅僅為吃二元多的冰淇淋，而花去兩三元的汽車費，滿不在乎。平時不抽煙，不喝酒；不過如果碰到好友聚會，高談闊論的時候，一盅一盅的酒連飲幾斤，也絕對沒有一點醉容。逢著旅行，不管乘輪船、坐火車、住旅館，一定選擇頭等。穿著樸素，終年一襲長衫，一雙布鞋，但有些地方的享用却極為奢侈。

戚友因急需有所請求，無不盡力資助；如遇手頭緊，就立即伸紙寫畫給人去換錢。有時爲了朋友求借很急，或是數目較大，便將所藏名蹟與押幾張取錢給朋友，這種急人之急的精神，求之今世，是不可多得的。

平時有人向他求畫，如果沒有因緣，雖送豐富的潤金，常不肯下筆；即使有人紹介，擱置一年半載，也是常事。可是在他高興的時候，往往只須數小時，便可一氣繪成好幾張，尤其是酒酣耳熱、賓主盡歡的場合，口講手寫，山水花鳥、仕女人物，隨興即畫，畫好即題，真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概。許多藝文界的朋友，隨時找機會請他作畫，他都不會拒絕，而送給朋友的又是精品居多。他常說：「人生最珍貴的是友情；尤其是能够欣賞我的作品的友人。金錢有什麼寶貴呢？如果金錢最寶貴，那我早就擁有無數的金錢做富翁了。」真的，金錢在他手裏出出進進，前前後後，恐怕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

大千的行動，率真灑脫，很有風趣。他本是基督徒，但他少年時爲著戀愛糾葛，跑到松江禪定寺做和尚。但不到幾個月，又不想做和尚了，便又跑了出來。「大千居士」便是他那時用的法號。他好遊覽，要是他的念頭一動，不論什麼時候，想到了便立即動身。往往在啓程前的幾小時，他的家人還不知道。就如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由成都飛到上海，沒有帶一點行李，突然間靜悄悄地買了機票，穿了日常的衣服登機，連毛巾牙刷和圖章都沒有帶，這種獨來獨往的行動，確是藝術家的自由本色。他的錢，有時雖然短缺，一

但用起錢來，又絕不吝嗇，真有李太白的「千金散盡還復來」的作風。朋友常說大千「富可敵國，貧無立錐」，開始說這句話的人，有人說是沈尹默，有人說曾克崙，有人說是馮若飛。（張羣的機要祕書）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我到重慶南路二段民衆團體活動中心，參觀花展，（國慶花展的最後一天）邂逅大千先生，和他一面看花，一面暢談。我請他爲我撰寫了二十幾年的遼金元文彙書名題簽，大千很痛快的立即答應。我說：「以前看到您的一幅畫，一個老先生在高燒的蠟炬下讀書，您題的一首絕句是：

隔宿讀書便已忘，老來昏耆更無方。
從知又被兒曹笑，十日方能下一行。

我說，這首詩很有感慨，也很有諧趣，結句尤爲精彩。不知道是古人的詩？還是您的大作？他聽了我的話，掀髯大笑，然後用他那濃厚鄉音——四川話說：「那是兄弟做的一首打油詩，做得不好，請江先生指教。」然後和他暢談梅花，我把我少年時代在湖北家鄉「養園」種的梅花的品種說給他聽，他很有興趣，一面說：「台灣到處都看不到梅花，實在是很可惜的事！」我順便告訴他，我曾寫了一篇文章，費很大的篇幅談梅花。他問：「是什麼題目？」我說：「題目是『歲寒三友鄉夢淒迷』」。他讚不絕口的說：「好！好！太好了！這個題目太好了！」我說，等一會還要去歷史博物館看您的返國定居畫展，他又很謙虛的說：「請江先生多多指教。」

大千一九七二（民國六十一年）年上元後二日

在美國加州他經營的環華畫畫了一幅梅花，自題絕句一首云：

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墮淚倍思家。
眼中多少頑無恥，不認梅花是國花。

我的「歲寒三友鄉夢淒迷」這篇文章曾引述大千的「自題梅花」絕句詩，（這首詩現在鐫刻在摩耶精舍的樓上。）後面寫了一條「作者附記」。

本文寫成之火日，在民衆團體活動中心的花展會場，與大千居士暢談梅花，曾涉及本文。大千垂詢文題，據實以對，獲得大千激賞，深望本文亦能博得大千激賞也，一笑！

鳥啼花落溪水長流

民國七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我終於到了摩耶精舍，遺憾的不是參觀而是憑弔了。憲兒駕車隨行。

感謝故宮博物院胡木蘭小姐的引導，感謝摩耶精舍負責管理的盧得蔭先生的殷勤接待，我一債多年來的心願，暢遊了慕名已久的人間仙境摩耶精舍，遺憾的是在主人謝世之後。

兩個大小畫室（樓下二樓各一），一個大客廳、餐廳、裱畫室、前院、中庭、後園、房頂花園，處處都表現出主人的匠心獨運，胸有邱壑。小橋流水，曲徑通幽。假山、奇石、古樹、名花，爭奇鬪豔，松樹、柏樹、檉樹、梅樹的盆景，不計其數。有的古傲，有的清奇，有的妍媚，有

的飄逸。種在地下的有梅樹、有桃杏、有松柏、有海棠，還有木芙蓉及大風鈴花。古樹大幹是枯的，便爬上了藤蔓，令人感覺得也是生意盎然。翼然亭、分寒亭，有如比翼鳥，振翅欲飛。下瞰雙溪，流水潺湲，終年不息。影娥池及其他兩個池子，錦鯉成羣結隊，徜徉其間。但還矗立著幾葉枯荷，令人倍感蕭颯。灰鶴、青鸞、黑猿，失去了每天關愛他們的主人，懶洋洋地，一語不發。一切都那麼的寧靜，也那麼的寂寞。過去的上已修禊，曲水流觴，所有的雅集，所有的文酒之會，都不會在這裏舉行了。



①

① 張大千夫人曾慶蓉。

② 張大千與楊宛君夫人。

我和憲兒在大畫室內畫桌前正在作畫的栩栩如生的大千蠟像前，在永埋詩骨畫魂的梅丘前，都虔誠的行了三鞠躬禮，一方面向大千致崇高的敬意，一方面也表達我遲來的歉疚與悔恨。

在這裏到處都散發著騷人墨客的逸趣與雅賞，到處都布滿了文學家藝術家的聰慧和靈性，到處都鼓蕩著超然世界、表表出羣的隱逸者的精神。沒有大千的智慧，沒有他的文學修養、藝術修養；即使富可敵國，也不會有這幢摩耶精舍，有如古人的輞水、隨園，永傳為千古佳話。

這是多麼充實多麼豐富生活，這是多麼超脫

多麼高尚的人生境界。

只憑這幢摩耶精舍，大千便可以不朽了；何況他還有傲視全人類的畫作、書法與詩文。

我徘徊，我彳亍，我瞻顧，我流連，我和憲兒帶著依依不捨也是惘然若有所失的心情離開了外雙溪。

本文係就過去在南京、上海的日記整理修飾而成，目的只希望補充一些別人所沒有說的，或者說得不够的部分，以表示對於一代大師的崇拜之忱，並供給以後為大千寫年譜傳記的一些資料。



③